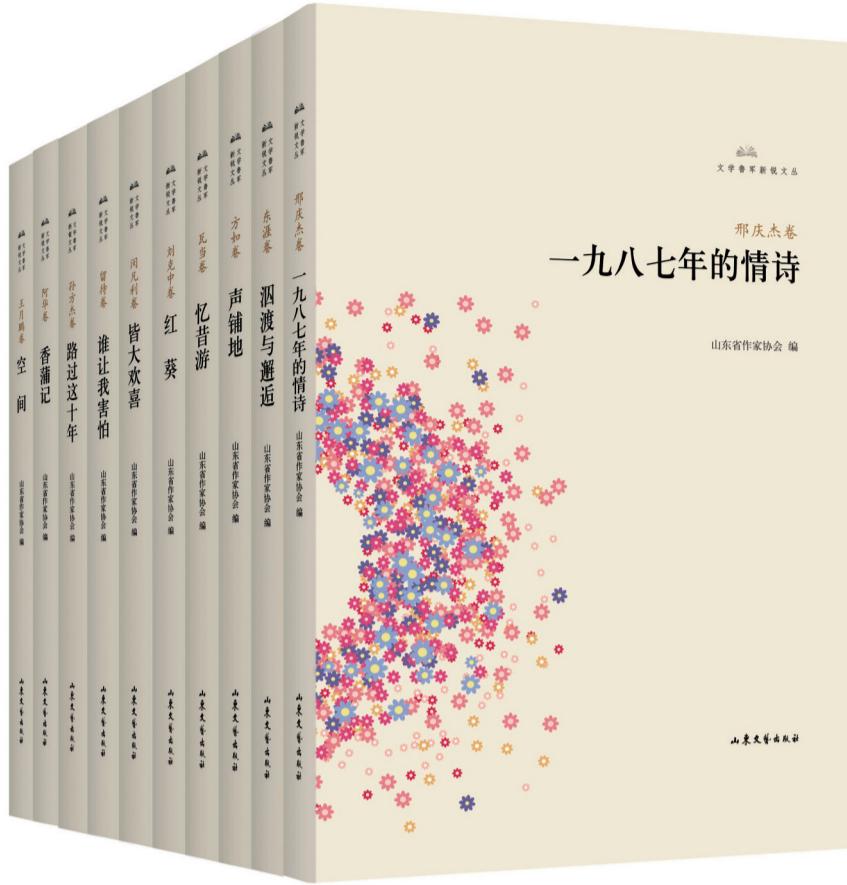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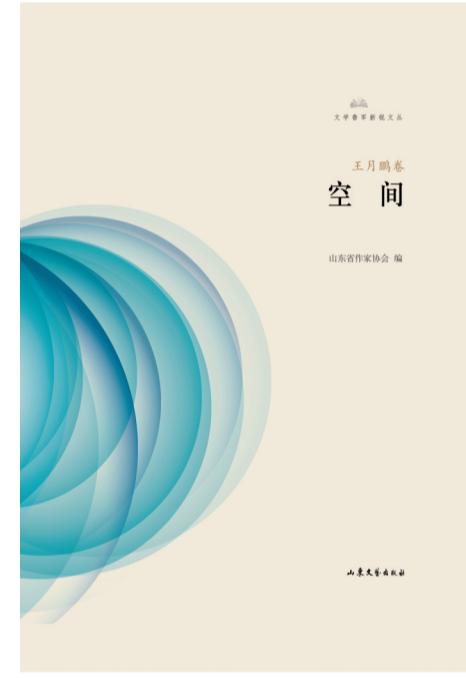


##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专家谈



## 在向善向美中超越

□彭学明



都有一种为这个时代和社会立言的风骨在里面。实属难得。

其四,月鹏的散文有良好的艺术品质。首先是语言老道成熟,干净疏朗。像《何处是归程》《声音的态度》《一滴酒里的世界》等都是非常好的篇章。比如《一滴酒里的世界》从品葡萄酒的慢生活开始,追溯葡萄酒的前世今生,然后从这个葡萄酒的滋味里传达出对生活与人生的一种滋味。

但是,月鹏的散文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还是没有给人眼睛一亮的惊喜之感。读来都去就是感觉不过瘾。为什么不过瘾?就是感觉好多点到了,却没有让它沸腾起来。就像爬楼梯,爬了一层,二层就没爬上去了。

第一,题材有些同质化。为什么会同质化?虽然月鹏关注的点有社会广角,但关注的点还是太小了,就只征地、拆迁这一个点。而这个点,又没有更大的能量去挖掘和表达出更丰沛丰富的东西,同质化就在所难免。实际上故乡那么广博,那么广博的故乡,那么丰富多彩的世界、人生,月鹏的散文却只在征地拆迁这一个点上,切口太窄,根儿太小,作品的广博性和丰富性就欠缺了。

第二,月鹏的散文有些篇章还是“散光式”的写作,而不是“聚光式”的写作,较为散乱。为什么散乱呢?是因为月鹏有时候会把一些不相关的人和事生拉硬扯地塞进同一个篇章里,把几个短章组成一个长散文,最后用几句总结性的语言把几个毫不相干的人和事硬生生地装进一个框里,总结出一个所谓的共性。比如说《空间》这个单篇就是把生活中切开的几块碎肉,硬组装成了一活物。远没有《一滴酒里的世界》那样人与事紧密关联、事与事紧密关联;作者散发出来的感悟也是水到渠成,紧密关联。散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线索太多,针眼太小。不少生活素材没有经过过滤和提纯,没有把有用的生活组成到一篇文章里去,所以才会出现把没关联的事件、人物放在一起去表达,才会拉杂和散乱。所以要学会“聚光式”的写作,一个针眼里不要穿太多的线,或者说一根线不要穿太多的针眼,多则乱,乱则散。

月鹏是有文学能量和艺术底气的,他的文学能量和艺术底气还潜伏在他的艺术灵气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月鹏的散文会在向善向美中超越,也有足够的理由期待月鹏的散文更上一层楼,甚至更上一座峰。



9月10日,“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三辑专家座谈会在山东威海举行。

## 摸索前行

□杨晓升



《忆昔游》共收录了瓦当的9部中短篇小说,从题材和内容上看,大都以第一人称写成长历程中的亲情、友情和青春的躁动,写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可称之为成长小说。

从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看,《在人世的忧伤》《织牛郎》《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这3篇,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虽有故事、情节和人物,但大都是变形了的:荒诞、极端、真假难辨甚至不符合生活逻辑,基调也大都消极、灰暗。

《在人世的忧伤》中,写“我”坐车回家途中,车子抛锚,在帮同车女人找走失孩子时遇上流氓,女人受侮辱,我被打的遭遇。故事荒诞极端,基调消极灰暗。作者通过这个极端故事,表达了悲观厌世的情绪,读来令人绝望。

《织牛郎》写我被骗,又被三个旧时伙伴戏弄祸害——拖入水中。故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也不乏戏谑、幽默、俏皮,故事很无聊,却似乎也不乏严肃主题:朋友间看似亲热的背后,却也暗藏虚伪与背叛。故事的语言比《在人世的忧伤》稍显干净、流畅。

《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写几个年轻伙伴为打发时间进行的游戏,“我”甚至时常神经质、莫名其妙地在深夜敲门呼喊自己的名字,丑女伴蓝盛衣则在“我”和华英雄两个男人之间来回穿梭,玩情感游戏。结尾处,“我”在雨中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小说写出了“我”和年轻伙伴们生活的极度无聊,精神的极度空虚和痛苦,结尾处那声“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的呐喊,是“我”痛苦中觉醒的自我呐喊和自我救赎。

上述3篇小说的作者试图写“现代派小说”,而最后一篇喊出的“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既是小说中人物痛苦中精神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同时也是作者小说写法上觉醒与转变的开始。从第4篇到第6篇小说,无论中短篇,都开始有比较完整的故事、人物、情节,都比较符合生活逻辑。相比而言,我赞赏作者写法上的这种回归。

《北京果脯》描写一个名叫树人的男人不安于现状,某一天和妻儿不辞而别,到北京后噩梦般的经历。小说好看,尤其是题目与结尾的呼应,与残酷沉重的故事相比,有举重若轻之妙。但这篇小说故事灰暗低俗,尤其是对性事自然主义(或原生态)的描写,太过直露放纵,不仅毫无美感,且有把玩和猎奇之嫌。小说所写人物经历太过极端、阴暗,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树人这个人物的经历似乎也缺乏普遍意义。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这篇小说关注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郑成是“我”的少年玩伴、没妈的孩子,在学校时因一次以《母爱》为主题的故事班会受到刺激,离家出走,其父外出寻找却找回一个假郑成,其间假郑成与同龄伙伴王大勇恋爱,因太爱对方而将其杀死,被警方判刑坐牢后越狱。真郑成这时失而复得回到家中,却已经变成整天

坐在校门口的痴子,因被宝子嘲弄引发一场打斗,宝子和王小勇被开除,“我”则被留校察看。结尾处,小说这样写:我在学校广播体操的乐曲声中感到无处不在的荒芜。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虽也不乏荒诞,但内容、内蕴比较严肃,值得提倡。小说题目同样很巧妙,与内容很切合,题目其实是引用和尚念的一句经文,“揭谛揭谛”的大概意思是“去呀,去呀”,“波罗揭谛”的意思是“走过所有的道路到彼岸去啊”。这个题目,明显是对小说中呈现的问题少年既无奈、忧虑和呼救,又有祈祷的成分,很有意味。

然而,就综合质量而言,我认为《欢乐颂》是这部小说集中较为出色的作品。《欢乐颂》讲述的是:林水因与村长儿子、流氓孟强恋爱,遭父亲阻挠,父亲被孟强用硫酸袭击致死,孟强逃离家乡,案子多年未破。林家老太太一直怀恨在心,漫长的岁月里每天几乎不忘教育、动员林家老少报仇雪恨,闹得全家鸡犬不宁。直到多年以后,林水出嫁,林老太太肺癌而死,林水孩子出生,新年来临,全家才如释重负,回归正常生活和新年的欢乐之中。这篇小说采用白描手法,语言简洁且富有张力。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对复仇这个古老话题换了另一个视角,赋予了新意,虽然其中的情节编排、人物性格发展是否符合生活逻辑,个别地方亦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整体构思、立意都值得肯定。

余下3篇均为中篇小说,作者叙事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忆昔游》写的是作者的青春经历和记忆。小说以回忆为线索,描写“我”与同学或工友的青春躁动,生活、工作、友谊与爱情,当中也不乏对理想的追求与坚守。运用了传统写实手法,色彩丰富(当然也包括暗色和亮色),有青春生活气息,故事、情节、细节和人物塑造相对完整,也比较符合生活逻辑,读来让人感觉轻松亲切。

《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故事》这两篇,从题目看近乎朴拙,我理解作者大概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作者确实是写自己的经历和熟悉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刻意要增强故事的可信度和作品的亲切感。

《我的父亲母亲》,题目与张艺谋的一部电影相同,乍看毫无新意,但小说的内容却有着作者自己的发现和思考。小说以“我”——一个孩子的视角观察父亲与母亲的关系,父亲是像个木头人一样的搬运工,母亲经过一次外遇后与父亲同床异梦,直到有一次父亲被误抓进拘留所,母亲才顿悟:原来自己的命是与这个木头般的男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那场风花雪月的爱情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这样的思考很接地气,也很有人情味。

《我的故事》我以为也是本小说集中另一篇出色的作品。作者关注的是一个



拆迁钉子户的家庭,作者在结构这篇小说时颇具匠心,先不交代写的是拆迁钉子户,而以“我”的视角潜入并置身于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当中,写这个家庭过去几十年的悲惨遭遇、恩爱情仇和离愁别恨。结尾处才借助一则报纸新闻,交代出这个家庭是拆迁钉子户。小说叙述时是以这个家庭中不同人物的身份,不断变换叙述视角,既丰富了结构层次,也使小说整体显得错落有致、风姿绰约。更可贵的是,作者通过这种颇具匠心的结构安排和叙事方式,对这个底层拆迁钉子户生活的不幸,寄予了深深的的理解与同情,显示出作家应有的平民意识和悲悯情怀。

读了瓦当《忆昔游》这部小说集,我对瓦当小说创作的总体印象是:作者有很不错的潜质,创作时也不乏机智,比如小说的题目(像《北京果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也比如个别小说的结构(像《我的故事》);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写的多数是自己的经历和熟悉的生活,与大多数年轻作者一样绕不开“成长”的经历和视角;表现手法、创作风格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行,作品也在不断进步、成熟。

但如果以更高的标准衡量,我以为作者还存在不足:首先是小说的构思和题材的选择上,要么太过于依赖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要么太过于依赖极端想象和荒诞的臆造,生活视野和对人生的认识都存在一定局限,从他的小说中看不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其次是小说总体上仍停留在对生活表层的呈现,缺少深度的挖掘和思考,因而未能真正写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是小说还未能成功塑造出鲜活、生动、立体,因而也让读者印象深刻的的人物形象。当然,这三点不足,其实也是当下大多数小说作者的普遍不足,非瓦当一人独有。好在瓦当还年轻,只要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更高的追求,我相信他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